



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

历史的天空

徐贵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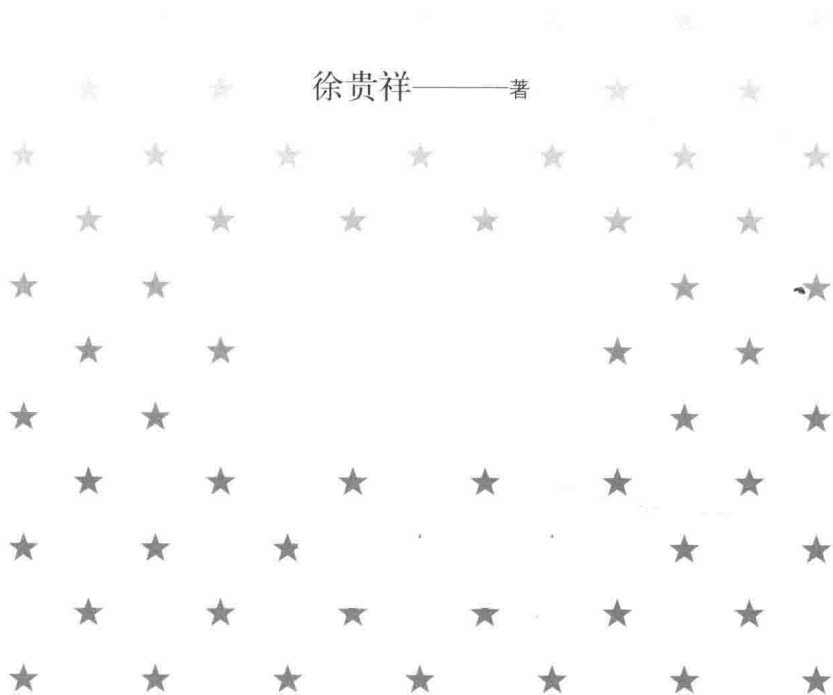
学日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历史的天空

徐贵祥——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天空 / 徐贵祥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19

(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15437-1

I. ①历…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0203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重芝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68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9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437-1

定 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徐贵祥

(1959—)

当代作家，皖西人。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中宣部第八届“五个工程”奖。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帆	白桦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红	张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平	南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强

第一章

一

韩秋云把上吊的绳子系好，踮起脚扯了两下，很结实，然后就从老桐树枝丫上爬下来，靠着树根喘气。韩秋云寻思上吊已经有些日子了，但在先前都只是念头，是想死给他们看看。这一次，她是动真的。人家看不看，于她已是无所谓，她反正是活不下去了。要她嫁给梁大牙，那是死也不能干的。

梁大牙何许人也？

梁大牙是蓝桥埠富绅朱二爷的小伙计，其实多出的那颗大牙并不大，眼大耳大手大脚大倒是真的，到十七八岁的年纪，就长成了敦敦实实的一条精壮汉子，阔脸浓眉，膀大腰圆，坯子其实不差，按当地说法，脚大手大可以走四海镇五岳，命中主贵。只因为左边多长了一颗虎牙，生出几分邪气，福态像有点破损。蓝桥埠好心的老辈人怂恿梁大牙把那颗多余的虎牙拔了，梁大牙的老掌柜朱二爷朱恽轩却执意不让，说是父精母血，命里带来的物件，不是轻易可以糟践的。倘若他日遇到贵人，或有别的法子破贱取贵。因了自幼爹娘双亡，梁大牙是在朱二爷一手调教下长大的，对朱二爷自然言听计从。如此，那颗有碍尊容和福禄的虎牙就得以苟存下来，草民的日子还得先过着。

这种门户的孩子，自然不太可能去上正经的学堂，但是梁大牙脑子不笨，闲暇时听烂眼圈龚二说古，《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

过耳不忘。在朱二爷的呵斥下，斗大的字也认得几箩筐，且又颇识眼色，干活精明，有点少年老成的架势，在瑞泰米庄出出进进可以包揽一面，深得朱二爷的倚重。

可是别人倚重没用，韩秋云偏偏看不上他。在韩秋云的眼睛里，梁大牙却不是什么正经人物。自从那回看见梁大牙同水蛇腰坐在一条船上捞菱角且嬉嬉闹闹，她的心口就堵得慌。水蛇腰是个什么东西？提起水蛇腰的名，顶风都要臭十里，蓝桥埠方圆十几里，怕是没有谁不晓得水蛇腰的不正经。她跟贺瘸子都钻老河湾的林子，梁大牙小小年纪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厮混，想必也干净不了。

韩秋云自然是不情愿嫁给梁大牙的，虽说她只读过三年私塾，可也算是个读书人呢。父母没撒手时光，开了一爿染坊，她不算大家闺秀，也差不多能算上个小家碧玉，如今要她嫁给梁大牙，去过那种不干不净的日子，那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糟心的是，朱二爷却偏偏相中了她。

梁大牙七岁那年，爹娘让土匪姚葫芦给杀了，他就被瑞泰米庄的老掌柜朱二爷收去当了学徒，后来又拜朱二爷为干爷，在瑞泰米庄一干就是十多年。近年朱二爷已是蓝桥埠数一数二的富户，倒是没有为富不仁一说，后生的事很放在心上，眼看梁大牙虚龄十九还光棍一条没个家，干爷的脸面就很有些过不去，也担忧老打光棍收不住后生的心，尤其今年春上东洋人打进了中国地面，朱二爷更加忐忑，怕兵荒马乱夜长梦多，就每月给梁大牙几块大洋，明明白白地交代，要他置办家产再盘缠个媳妇。梁大牙却没那份心思，把那成家立业的大洋多数打了水漂，时常慷慨解点小囊，穷光蛋狐朋狗友倒是交了不少——梁大牙自有他自己的主意，大丈夫纵天下横也天下，走四方吃四方，那几块破洋钱连卵子大的天也买不了。再说，办田产娶媳妇还有朱二爷呢，用他操什么心？

梁大牙除了有副盘死蛤蟆踢死猴的顽劣相，还有一身张牙舞爪的打人功夫，那功夫不知是跟哪个江湖艺人学的，打起架来，三五条汉子近身不得——这也是朱二爷之所以喜爱他的缘由之一。有了这身功夫，看家护院果真能够抵挡一阵子。韩秋云的穷表叔贱表婶就是看中了朱二爷的钱财和梁大牙的武功，给自己的儿子娶亲拿不出聘礼，便把无爹无娘的韩秋云往朱二爷手里卖，软缠硬磨逼她嫁给梁大牙。成了这门亲事，不仅能落下大洋，还能靠上朱二爷的势力。这对于表叔表婶来说，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

韩秋云有一回明着跟梁大牙说过：“有钱你能买我的人，可是你买不了我的心。”

梁大牙仰起脑袋，把两块紫龙铜钱抛到头顶上，当当两响又稳稳落入手中。梁大牙眯起眼睛，鬼里鬼气地斜睨着韩秋云，阴阴地笑：“嘿嘿，老子不买你的人，也不买你的心，老子有钱买你的……那个。”

这龟孙日子是没法过了。

韩秋云抬起头，看看在微风中悠悠荡荡的上吊绳子。那是她的裤腰带，十八条粗花布条编成的，颜色很杂，也很结实。有年夏天到井台提水，一憋气，嘎叭一声断了蚕丝绳，露出了红花裤头不说，还差点让水桶闪了腰。一恼之下，韩秋云就编了这条花辫子裤腰带。

蓝桥埠地处僻壤，是个鸡鸣三省而三省都不大管得着的地方。此处山峻水明，滋养阴阳两极，男人大多剽悍勇猛，妮子则又生得水灵标致。山里人没啥乐子玩头，晚饭后街头巷尾满是闲人，有拉胡琴唱京戏哼汉剧黄梅调的，也有摇蒲扇乘凉嚼芡实的，更多的人则汇聚在东头的坝场上，听烂眼圈龚二唱大鼓书。其实尽是胡诌，多是裤腰带以下内容，男女老少皆习以为常，以此填补劳作之余的

无聊。

这块地面上，男女风化算不得什么大事，山乡民风质朴，偷情野合时有发生，老婆养汉男人自然不悦，但是没有见过谁家因为争风吃醋或者捍卫家风而动刀动枪的。撞见了打几耳光赔几个钱，换个法子就是赔上一桌好酒好菜，红脸汉子们没准会因此结成好友，共同的女人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酒后话题。要是撞不见呢，撞不见大家都是相安无事。你在这里养汉，我在那里偷人，两下扯平实惠互补，大家都不算太吃亏。民风乡俗既是如此，打情骂俏也就更不算事了，连大姑娘的屁股也不金贵，闹上劲了摸上一把还不兴恼，恼了就是小家子气，就不是个玩意儿。

韩秋云跟街前街后那些工匠和种田人家的妮子自然又有些不同，虽然娘老子死了跟着表叔表婶当丫环使，可是，在梦里她还是那个读书人，是个小姐。小姐的面子薄，屁股是不能随便让人摸的，于是就编上这条结结实实的裤腰带，预备急眼时嗖一声扯出来抽人家一鞭子。不过，这个用场暂时还没派上。

自从东洋人占了洛安州，蓝桥埠就息了往日野闹，有粮的挖窖深埋，有闺女的赶紧出阁。这当口，偏偏让韩秋云摊上了梁大牙。一想起梁大牙那副皮笑肉不笑的邪相，韩秋云就想上吊。宁肯便宜东洋鬼子，也不嫁给梁大牙，这话也明着跟梁大牙说过。自然，这是气话。与其让东洋鬼子作践了，还不如自己把自己杀了。

韩秋云站起来，再一次将脖颈子伸进圈套，往下一拉，半个身子便悬了起来。闭上眼睛，以为自己正在死，脑子里就乱了，看见成了鬼的娘老子，欢天喜地来接她。悬了好大一会儿，才觉得不大对劲儿，睁眼看看，自己还没死。原来打的是个老虎结，光挂住了下巴颏，却勒不住脖子。这样上吊，一份活罪要受到啥时辰？

再爬上树，取下那条索命的绳子，牙咬手抠，费了很大的劲方才解开。打了一个死疙瘩，重新挂上去，然后坐在树丫上往蓝桥埠

里看。隔得不远，能看见一些人走动。

初夏前晌的天，蓝得鲜明透亮，没有一星半点杂质。太阳光落在山坡的桐树叶子上，水灵灵的绿。树丛里有一些紫色的野木槿，一簇簇像是动着跳着。花斑鸠就在不远处咕咕地叫，叫得韩秋云心里乱乱的。叫啥，哭丧么？我韩秋云自个都没一滴泪，你倒来撩我伤心了。

这时候就恨爹恨娘。

爹娘只生下她一个，自然是掌上明珠，可是娇惯没几年，十二岁上来了一场大水，娘老子心贪，带着伙计一起到河里捞浮财，不知捞了多少，大约是高兴得昏了头，从此一去不回来。没爹没娘的韩秋云哭了天又哭了地，然后就搬到表叔表婶家里，生生当下人使。表叔表婶家生了七个娃，韩秋云抱大老四抱老五，田里的活计一样不落下。

自己虽然是个无家无当的孤妮子，比不得城里的金枝玉叶，可自己也是个读过书的黄花闺女啊。对着小河照照，身子条儿匀匀称称高高挑挑，圆脸盘子亮亮的眼，且又有一身好皮肉，三伏天田水晒得烫死人，叔扶犁，她拉绳，牛一样地出老力气，却怪得很，白净的脸盘子就是晒不黑，越晒反倒越白，白得嫩得像是削了皮的雪花梨。蓝桥埠大姑娘小媳妇百十个，谁不晓得她韩秋云是个美人坯子？这副好身子咋能让梁大牙给作践了？

又恨陈克训。

那还是好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家道尚好，还能供养她念私塾。虽然陈克训比她大几岁，但拜的都是一个先生，坐的是一条板凳。她跟陈克训的三弟陈墨涵年纪相仿，入馆也差不多前后，可是她却不大爱跟陈墨涵在一起，眼睛老是落在陈克训的身上。后来再往大里长，那份心思就有些乱乱地让人羞。陈克训的爷是清末举人，当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县长，北洋政府垮台后回归故里置田

经商，是凹凸山一带屈指可数的首富。陈克训却不像一般的纨绔子弟，读书极是用功，待人通情达理。

韩秋云至今还记得，她辍学后不久，陈克训和弟弟陈墨涵就到洛安州读国立中学了，放假回来还找她玩。夏天她去老河湾林子里采桑叶，陈克训也瞒着家人跟了去，两个人一同采桑叶一同吃桑椹，还一起下河捉虾摸螃蟹，就是那一次在河里捉虾时，她看见脚边有几滴红红的东西……一想到那件事，她的心里就噗噗乱跳。

可是再过几年陈克训就变了，听说在洋学堂里加入了个什么团体，就变成了阔少爷。又过了一年，学还没上完，就先离开了学堂，到庐州蒋文肇的军队里做了事。去年回到蓝桥埠，一顶轿子还抬回了个蓝褂黑裙的女学生。那天晚上她蒙着被子把眼睛都哭肿了。

想来想去，人世间当真没啥值得留恋的。

韩秋云这一次不再犹豫了。踮起脚尖，一够没够着，于是跳起来抓住绳圈，小腿粗的桐树枝立马弓了一个弧。狠了狠心，叫一声娘老子，便把脖颈子往上挂。身子顿时往上长了一节，脚却依然沾地。绳子勒住脖颈子，委实不是个滋味。这才吓得牙巴骨打颤，这才知道上吊不是搞着玩的。早知道这样难受，不死也罢。好死不如赖活着，赖死就更不如赖活着了。可是转念一想，不死就得嫁给梁大牙，就得跟那赖人做那赖事，那样的赖活着还真不如好死拉倒。

此念一生，就屈了双腿，闭紧双眼单等那根绳子牵着上天。

闭着眼睛，韩秋云觉得过了好几十年，好几十年之后她听到一声脆响。没等她回过神来，已经重重地跌在地上，随即有几片树叶掠在脸上，刮了个血糊糊的口子。她怔了好大一会儿，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红红的，黏黏的，是真血，血口子火辣辣地疼。心里就犯开

了嘀咕，这龟孙枝丫好生奇怪，骑着它它不断，结实得要命，吊住它就断了，像根冰凌没筋骨。敢情是小命太嫩阎王爷嫌弃？

也不解那绳子，索性坐在地上发呆，终于呆出两条泪河，哇的一声嚎哭，像是开了闸，哭天哭地哭娘老子，哭得山林子乱抖野斑鸠乱飞。

正哭得昏天黑地，忽然听见近处一阵咕哇喊叫。

赶紧打住，睁眼细看。这一看，浑身的汗毛便竖了起来——

花姑娘的有。花姑娘的大大的。

呀呀——支那美人——这里的有。

韩秋云打了一个冷战，忽地一下站了起来——这回她看清楚了，蓝天白日下面，真真切切地站着六七个穿着黄皮的东洋人。

二

东洋鬼子说来就来。

韩秋云做梦也没想到，她本来是要死给“他们”看看的，可是“他们”再也顾不上她的死活了。就在她独自上山企图干一件让蓝桥埠人目瞪口呆的大事的时候，她尚且不知道，全面抗战爆发了，日本人已经沿着长江打进了华东。就在这天早晨，日军板田师团第一联队第四大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洛安州，翻过了凹凸山脉的二龙岗，开到了蓝桥埠。除了大队人马进镇抢掠以外，还派出三个小队对蓝桥埠外数十处可疑的高地进行搜索。

确实是东洋人了。韩秋云虽然以往没见过，但是东洋鬼子打进了中国地面，她还是知道的，听那些见过的人说，东洋鬼子个子不高，又粗又壮，还有一个明显的标记，鬼子官儿都爱在鼻头下面留一撮小胡子。

弄清楚眼前确实是东洋鬼子，韩秋云虽然心口狂跳，却反而涌

上一股豁出去的慷慨。不就是个死么？刚才自己不是也在找死么？死的念头早都有了，鬼子来了也不怕。只不过，她不想死在鬼子手里，更不想让鬼子作践死。

韩秋云竭力站稳，四处看了看。背后也围上来两个鬼子，一个挎着王八盒子的鬼子官儿倒背着手，另一个鬼子兵端着长枪，刺刀上挑着几团贼光。

哈，哈哈，哈哈……支那美女江北玫瑰，大大的好。

叽里哇啦哇啦叽里……花姑娘的站住。

三个鬼子兵慢腾腾地围过来，嘻嘻哈哈地拧住了韩秋云的胳膊。

韩秋云两眼一黑，晃了一下身子。胳膊被攥得死紧，快瘫下的身子又被架直了。

一柄雪亮的长刀劈下来，阳光下划了一道耀眼的弧线，在离韩秋云头顶几寸远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刀尖飘到她的胸前，落在对襟褂的布扣子上。握着长刀的鬼子官儿笑出了满嘴黄牙，金鱼眼睛在眼镜后面放出阴阴阳阳的绿光，刀尖轻轻地慢慢地在韩秋云的胸前磨蹭。

天杀的日本鬼子，不得好死的东洋人！

到了这步田地，韩秋云晓得怕也没用，一股劲犟足，跺脚使劲往前猛挣。刀尖扎进肉里，一阵冰凉。鬼子官儿的手抖了一下，移了移刀尖，挑开了第二个布扣子，然后扔掉指挥刀，抬起长统马靴，往前迈了一步，平伸两手，哧——嚓，撕开了韩秋云的对襟小褂子，并且顺手扯掉了里面的花布胸兜。

一股热血涌上来，韩秋云嚎叫一声，蹲下去想护住前胸，却又被日本兵架将起来。日本官儿捡起韩秋云的胸兜，在手里攥了攥，又扯开看了看，阴阳怪气地嘿嘿一笑，将胸兜塞进韩秋云的嘴里，再拎起指挥刀，刀尖从小妮子的乳尖上往下划，划出一条弯弯曲曲

的血路，刀尖至小腹处，猛地往上一挑，本来掖着的宽腰裤子便猪大肠子般垮落在地上。

韩秋云闭上眼睛不再反抗。两行眼泪无声无息地往下流。她恨自己骨头不硬，恨自己寻死又赖活，把这身人见人羡的好皮肉留给了东洋鬼子，恨自己那回在老河湾的林子里不让陈克训做成那件事，冷了陈克训的心，却便宜了东洋人。

鬼子兵们都围了过来，鬼子官儿挥了挥手，架着韩秋云的鬼子兵把她松开了。

花姑娘的，跳舞的干活。

过来，这边的跳。哈哈，哈哈……

乐极生悲。

先是听见林子里山崩地裂般地传出一声呼啸，接着飞来一道寒光。日本官儿手中的军刀尚未横起，人头早已落地。这情景，把韩秋云也看得眼花缭乱，恍惚看见一个彪形大汉，头罩一顶猴儿帽，只露出两只黑光掺绿的眼睛，手中一把大刀舞得如银练飞舞，电光闪闪风雨不透。只瞬间工夫，又有两个鬼子兵倒在血泊之中。

韩秋云的血立马就热了起来。她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更没有看见过这般热气腾腾利索俏皮的杀人场面。韩秋云看得有些呆了。血沫溅在头晌透明的太阳光里，像一片涂抹在天上的虹霞，艳得眩目，亮得惊心。

接连倒下几个同伙后，剩下的鬼子兵才反应过来，叽里哇啦一阵喊叫，齐刷刷跳出圈子。不知是谁打了个唿哨，四个鬼子兵一起把枪举了起来。

韩秋云心里一紧：不好，东洋鬼子要开枪。正要吆喝蒙面人趴下，一扭脸，却又怔住了。蒙面人也怔住了——不知鬼子兵搞的是啥鬼名堂，不仅没有开枪，反而把枪子儿拽出了膛，直挺挺地杵了

过来。

蒙面人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横着大刀往后退。韩秋云这才想起来要穿好衣裳。赶紧站起身，一只手紧紧地护住小肚子，剩下一只手伸出老远，够着树枝去解裤腰带，却没想到当初打的是死结，此时任凭使出吃奶的劲，横竖解不开。正在绝望之际，便见一道寒光从头顶倏然掠过，没等韩秋云回过神来，那条杂花裤腰带便弯弯曲曲地落在地上。

“跑哇，他娘的快跑！”

一声猛喝之后，韩秋云的肩膀便被扯起，踉踉跄跄跟着向前扑了几步，心里却忽地打了一个冷战——奶奶的，是龟孙梁大牙。可是，没容她多想，日本兵转眼之间就追了过来，呀呀呀地乱吼乱叫，刺刀一寸一寸地往近处逼。

“跑哇，往老河湾跑哇——”

忙里偷闲，梁大牙一把扯掉了演大戏用的猴儿帽，冲着韩秋云挤眉弄眼地扔过来一个咧嘴怪笑，左边那颗扎眼的虎牙在太阳底下亮亮地闪了一下，就像棍子一样，敲在韩秋云的心上。

“梁大牙你自己跑吧，姑奶奶不想活了。”

韩秋云一边叫，一边猛地弯腰，往后缩起身子，挣脱了梁大牙鹰爪一样的大手，顺势捡起那根盘成蛇状的裤腰带，脆脆亮亮地在空中打了个响鞭。

第一鞭子从鬼子兵面前掠过，两个鬼子兵火烧似的扔掉大枪，捂着脸呜里哇啦地叫唤。

第二鞭子拐了个弯，不偏不倚地打在梁大牙的手上。

“咦——唏！”梁大牙怪叫一声，站住了。“贱妮子，老子救你，还打老子，不识好歹的东西。”嘴里骂着，一巴掌掴将过来，揪住韩秋云的肩膀猛往前拽。韩秋云被拽得脚不沾地，东倒西歪连滚带爬，一路跟着跑。